

2003

领掌者/野

最后期限/季

茶炉工·铜瓦/阿

五月飞蛾/叶

艺术家韩起祥

贾平凹/序

2003

第

一

卷

文

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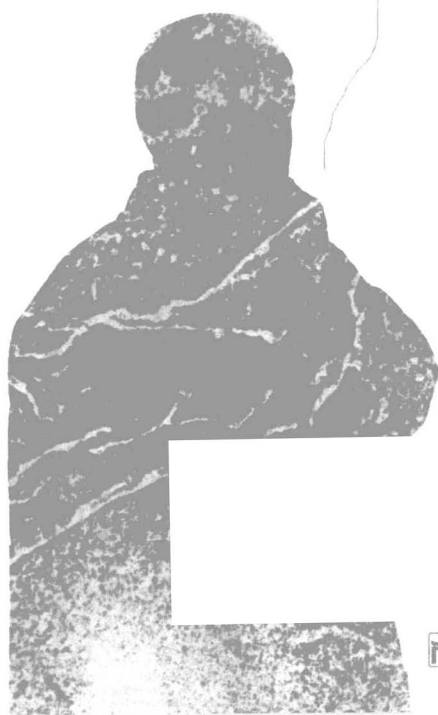
榜

作

品

艺术家韩起祥

贾平凹 / 著
牛树成 / 主编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3 中国文学金榜作品 / 牛树成主编;贾平凹等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-80187-118-9

I. 2... II. 牛...②贾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④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1942 号

2003 中国文学金榜作品

主 编: 牛树成

作 者: 贾平凹等

责任编辑: 秋 也

封面设计: 耀午书装

版式设计: 童玮 乐山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tc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(10) 68996306

印刷: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40×960 毫米 1/16

字数: 500 千字 印张: 30.75

印数: 1-10000 套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87-118-9

定价: 40.00 元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艺术家韩起祥	◇贾平凹 \ 1
领掌者	◇野 莽 \ 33
最后期限	◇季 宇 \ 44
茶炉工·铜瓦	◇阿 成 \ 97
五月飞蛾	◇叶 梅 \ 106
墙上的鱼耳朵	◇刘 恪 \ 143
来访的陌生人	◇墨 白 \ 162
升 天	◇蒋 泥 \ 191
罗汉床	◇孙方友 \ 202
矮树丛	◇星 竹 \ 214
拉德茨基进行曲	◇金仁顺 \ 228

贾平凹



2003

中国文学金榜作品



1952年旧历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村。父亲是乡村教师，母亲是农民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，沦为“可教子女”。1972年以偶然的机遇，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。此后，一直生活在西安，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。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浮躁》、《废都》、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、《怀念狼》、《病相报告》和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数十种。曾获全国文学奖三次，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、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和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最高荣誉奖。以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朝、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种版本。



艺术家韩起祥

◎ 贾平凹

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，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。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，冬天里铺架着，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，有一个河神庙，来往的人多，三六九日又逢着集会。

那个早晨，太阳还暖和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，他穿得臃臃肿肿，小腿上系着竹板儿，睁着一双瞎眼，拨怀里的三弦。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，丝竹一齐价响，嘴里却含混不清地发着肉声，像噙着了一颗核桃。韩起祥的声音原本洪亮，吐字也干脆，他的含混是在招惹行人，这如戏开演前的吵台。“铮铮哪铮铮哪，铮铮哪铮，铮哪铮铮铮铮铮”，节奏愈来愈激越，脚腿有力地踏动，一会儿就尘土飞扬，眉毛胡子都变灰变粗了。一群人遂立定了步看他，有挑担的，有背了筐的，有的赶着羊和驴。羊在主人的胯下温顺安静，驴却掀开厚厚的嘴，在寒气里长声嘶鸣。

韩起祥也扬着脸看着人群，但瞎眼永远看见的是黑暗，他就被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了，眼皮眨得飞快，像鸡要产蛋时的屁眼儿。人们担心的是那鼻尖下吊着的一颗清涕，亮晶晶的，就要掉下去，却到底没有掉，大家就松了一口气。

“瞎子瞎子，你弹得好！”

韩起祥听见了叫好声，仍浸淫在音响里不能出来，腿是不动了，竹板安息，手指头还又拨了一下三弦，铮泠泠将一把豆子撒在盘中了，才收住，便仄了耳朵听瓷碗的响声。韩起祥的耳朵非常灵，从碗的声响里逮听出有人丢进去是一枚铜子还是一颗小石子，或者是一张面值多少的纸钞。遗憾的是瓷碗里细



微的声音是一只苍蝇起飞的响动。

“瞎子，瞎子，”有人又在叫他，“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？”

“我是说书的。”

在陕北，说书是盲人的专利，明眼人是不能抢残疾人的饭碗的。韩起祥要证明着自己的正统，把眼皮掰开来，红的眼圈里是一颗白的眼珠，他听见有人说：哟，像煮熟的鱼眼！韩起祥就笑了笑，从怀里取出个油乎乎的硬纸本儿，放在了脚前的地上，说：“我是白云山赛书会上的状元。”

白云山有陕北最大的道观，十年前曾有过千人赛书会。

“莫不是那个小书圣？”

“那时候是小，现在老了。”

“小书圣，小书圣，”人们兴奋起来了，“你给我们说一段，说得好了，晌午管你一顿捞饭！”

“要《封神演义》吗？”

“要短一点的，能抓人的！”

韩起祥摸了摸肚子，他的肚子很大，似乎里面全装了书，想了想，就抿了抿嘴，突然如折竹裂帛一般，弦音和板音一齐炸响，他说唱开了：

红洋布袄袄扣门门开

一对对奶奶滚出来

上身身搂定下身身筛

哎哟

好盛(注：太好了)的妹妹你解不开

好几双的拳头砸在韩起祥的头上。韩起祥的感觉里那是几双棉花锤儿，而且从“太酸了，你瞎子太酸”的骂声中，分辨出这是五个三十出头的婆姨，两个胖点，两个瘦点，一个牙齿稀得缝儿能藏米粒，爱抖胸摇腿。

“妹妹解不开，你一个瞎子就解得开？你混不上碗饭了！”她们说，“听说你会算卦？！”

“瞎子都能算卦。”韩起祥说。

“那你算算我们五个中谁是寡妇？”婆姨们说，“算准了，你摸摸，这枚铜子就归你，算不准了这个瓷碗我们可要拿去喂猫呀！”



韩起祥说：“让我算算。”手指在掐，耳朵却在动。韩起祥的耳朵高过了眼眉，耳尖像兽耳一样往上耸。“谁是寡妇？寡妇的头上有三根白发哩。”

四个婆姨就扭了头往一个婆姨的头上看，韩起祥立即逮听了四个扭头的声响，他指着了一个婆姨，这婆姨哇地就叫起来。

从此，这寡妇天天来桥头帮韩起祥哄场子，唾了唾沫，把烟叶在腿面上搓成卷儿让他吸，又把两颗铃铛系在他的探路棍儿上。许许多多的人十年前就风闻过白云山赛书会的“小书圣”，但从未见过，跑来让说《三国》，韩起祥连着说了五天，让说酸曲，韩起祥一段一段能说上百个。他们就将馍馍往他怀里塞，提了米酒给他，说：“毛主席是福星，他一来延安，什么样的能人奇人都来了！可惜是瞎子。”寡妇说：“他银盆大脸的！”众人就取笑寡妇，寡妇捡了驴粪蛋掷多嘴的人，偏对韩起祥说：“我家有孔废了的窑，你住去！”韩起祥只是笑着，叫她是大嫂。韩起祥在延安住了多半年，没有人撵他，也没有人拿了麻绳威胁着要抢劫，晚上睡在河神庙的泥塑后，巨大的鼾声从庙门缝中传出很远。

又一个落雨天，韩起祥在庙里说《岳飞传》，三弦紧拨，如一锅的炒豆在蹦，他面前的孩子就越坐越近，越坐越近，仰着的脸被飞溅的唾沫全淋湿了。这时候，一匹马噤噤地从桥的那头跑过来。孩子还以为三弦在弹，弹出了马蹄声，待到庙里忽然光线暗下来，一个黑影又正好印在塑像上，金河神变成了黑河神，孩子回过头来，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那里。

“汪东兴！”有人了一声。

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，听说书的孩子就见过，毛主席走在杨家岭的小路上，汪东兴常提着一把锨在后面厮跟着。毛主席喜欢在空野里大便，汪东兴就先用锨挖个坑，然后将大便埋掉。但韩起祥认不得汪东兴，他的感觉里，庙里是进来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因为有头有脸的人物脚步沉稳，虽然一路驱马奔来，呼吸仍然舒缓。

汪东兴说：“韩先生，毛主席请你去说书。”

“毛主席？！”韩起祥忽地站起来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我是个要饭的，毛主席请我？”

汪东兴并没有多说话，转身就往庙门外去，韩起祥拿了三弦也就跟着走，走出庙门了，却顺着庙后的一条斜路朝河边去。汪东兴说：“你往哪儿呀？”韩起祥说：“我洗洗脸。”斜路上他走得一步都不差，径直踩上一块石头，掬水洗脸，然后返上来。汪东兴让韩起祥骑到马上，韩起祥不敢。韩起祥不敢骑马，



汪东兴也不敢骑了。延安城的街道上,人们看见汪东兴在前边牵着马,韩起祥拿了三弦跟在马的后边,他们已经知道是毛主席请了韩起祥去说书,又羡慕,又嫉妒,嚷嚷道:水坑!水坑!韩起祥不管了水里泥里,只是往前走。

韩起祥一直被领到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,汪东兴让韩起祥在一棵枣树下站定,就去禀告毛主席,毛主席从窑里走出来,两只手在身后边甩,说:“韩先生来了!”让进了窑里坐,韩起祥没有坐,手心已经出了汗。

“你坐嘛。”毛主席说。

韩起祥还是不敢坐。

“立客难待啊!”毛主席说,掏出一支纸烟要吸,但口袋里没装火柴,喊汪东兴把厨房里的火柴拿来,韩起祥说“我这儿有”,从怀里摸出一根火柴,在窑壁上一擦,擦着了,递到毛主席的纸烟前,说:“毛主席你要听个啥?”

“不急,不急,”毛主席说,“东兴,给厨房说一下,韩先生中午在这儿吃饭,吃一碗稀饭。”

韩起祥说:“不,不。”心里却嘀咕:给我管饭,却只吃一碗稀的?

“不能多吃,”毛主席说,“吃得饱了说不成书了,是不是韩先生?”

毛主席竟然连说书前不能饱饭都知道,韩起祥就不拘束了,坐在了凳子上。毛主席也是坐在他的对面的,一边吸着纸烟一边问他的话。先问他是哪里人,韩起祥说榆林横山的。问眼睛是生来就坏了还是半路坏的,韩起祥说四岁上患了天花,满脸的痘儿,他抓破了痘,毒水钻进眼里,眼就瞎了。问几时开始说书的,韩起祥说六岁。问师傅是谁个?韩起祥说师傅叫高文旺。再问师傅怎么没来延安,韩起祥说师傅死了,师傅在横山遇到过刘志丹,他把红军的标语藏在三弦里,被民团发现枪毙了,他没有救下师傅,但枪毙的那天,有人用馒头要蘸师傅的脑浆吃,他护住了尸首,买棺材埋了师傅,才来延安的。

毛主席啞儿啞儿吸烟,把烟头从窑里扔了出去,说:“你来了延安,你觉得延安怎么样?”

“延安好!”韩起祥说,“陕北十年九不雨的,日怪得很,毛主席来了,延安三天两头的雨,沟沟岔岔都涌扎了庄稼。”

毛主席哈哈笑起来,说:“韩先生,听说你还会算命,你给我毛泽东也算一算?”

“毛主席不用算,这世界一满都是你的。”

“嗨,话不能这么说,世界是人民的,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嘛!”



饭熟了，毛主席吃了两碗，韩起祥吃了一碗，他拿起三弦就要给毛主席说书，他说：“毛主席，我给你说个啥书？”

“随便。”毛主席说。

汪东兴却走过来，抹了抹韩起祥的嘴，嘴角沾着有一粒米。韩起祥就闪电般地眨着瞎眼，开始长声唱起来了：

说一个女子本姓刘
不长个子只长奶头

汪东兴脸色都变了，说：“哎，哎，你怎么说这个？”

毛主席挥了挥手，说：“让韩先生说么，韩先生你往下说。”

韩起祥被打断，只好从头又说：

说一个女子本姓刘
不长个子只长奶头
一长二长像拳头
三长四长像葫芦
五长六长像皮球
长呀长呀长大啦
赛过了西安的钟鼓楼

毛主席哈哈地大笑了，说：“韩先生，你去过西安的钟鼓楼？”

韩起祥说：“没。”

毛主席说：“革命成功了，你就到钟鼓楼上说书去！”

毛主席让韩起祥继续说，韩起祥又说了三个段子，但不是酸的就是情歌，说毕了，问：“毛主席爱听说书？”毛主席说：“三弦说书这形式好啊！”韩起祥又问：“我说的这些书是不是旧了？”毛主席说：“是旧了些，你可以编些新书嘛。”韩起祥说：“我不会编新书。”毛主席说：“那我让周扬他们帮你编。”韩起祥说：“周扬是谁？”汪东兴说：“是些文人，他们会找你的。”毛主席就说：“三弦说书延安需要呀，韩先生，你就留在延安，我毛泽东把你养活了，你就多说新书，多带徒弟，韩先生不仅是三弦艺人，也要成为三弦战士啊！”



韩起祥从此结束了流浪要饭的生涯，他没有穿灰色的土布军装，但他属于了边区文工队的一员。周扬带了几个作家为他编写新书，却怎么编都不生动，反倒是他们一出新点子，韩起祥很快就以他的话说出一大溜。周扬便说：“韩先生真是个天才，你就看着延安的新生活自个编吧。”韩起祥说：“我是个瞎子。”周扬说：“你这瞎子比明眼人还清亮！”韩起祥开始游走于延安城和延安城的周围村镇，遇见什么新鲜事儿随即编说，他真的就能出口成章，惹得一群娃娃和婆姨总跟着他。跟着韩起祥的娃娃、婆姨伙里，那个寡妇是最积极的，除了给他做饭外，总想弹一弹三弦，但这寡妇手笨，怎么弹都是噪音，只好在韩起祥讲他过去恹惶时做忠实的倾听者。她说：“你咋不把你的经历编成书？”韩起祥说：“编我的经历？编出来了算不算新书？”寡妇说：“你到延安是翻身了哇，现身说法怎不是新书？”韩起祥说：“你识字不？”寡妇说：“识不下多少。”韩起祥激动了，伸出了手来握寡妇的手，寡妇塞给他了个大萝卜。韩起祥把萝卜吃了，说：“这萝卜水真大！”

韩起祥在寡妇家废弃的土窑里住了半个月，他说一段，寡妇用炭在窑壁上写一段，然后再念给他，他记住了又往下说。寡妇所在的那个村里人都知道韩起祥是住在了寡妇的窑里，叽叽咕咕地就说他们倒厮配，有好多人借故就跑来了，说：“你家有扫帚吗，借我用品。”寡妇将扫帚取了出来，人却并不拿扫帚就跑走了。或者有人立在窑前喊寡妇，寡妇出去问什么事，来人只是笑了说：“韩起祥眼睛不好，可身体好哇！”韩起祥在窑里听见了，没有言语，当天夜里就又回住到了河神庙。

韩起祥最后在河神庙里完成了他最长的新书，起名就叫《翻身记》，能说六个小时。周扬来听他说了《翻身记》，激动得给韩起祥买了一坛子烧酒，那个晚上，韩起祥是喝醉了，拉着周扬的手，说：“你说《翻身记》好，那你要给我办一件事哩！”

周扬说：“啥事？我办不了，还有毛主席哩！”

“门头沟有个婆姨，是个寡妇……”

“噢，这事我也听说了，你让我做媒人呀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韩起祥说，“你去门头沟要给那寡妇洗清白哩，我韩起祥没有碰她，我担了个赖名义。你信不信？你要信的！”

周扬把《翻身记》笔录下来，让毛主席过目，又汇报了韩起祥和寡妇的事，毛主席当场批示了要边区的报纸刊登《翻身记》，就说：“那小寡妇你见过？”周



扬说：“没见过。”毛主席说：“让韩起祥娶了她，不就清白了嘛?!”

周扬再找韩起祥的时候，韩起祥正在枣园村说他的《翻身记》，黑压压坐了几百多人。说到经受过的苦，韩起祥没哭，台下的哭成一片。说到了延安的好光景，台下的全站起来，踢踏着脚，拍打着屁股上的土，喊：“毛主席万岁!”呼声和尘土轰得树上的鸟儿都飞了。待说书完毕，周扬拉韩起祥到一边，才要祝贺他说书成功，韩起祥却说他把《翻身记》改了一段，要周扬听听改得如何：

早起馍馍晌午糕

晚上捞起切面刀

头道韭菜二分半

冷调猪头捣辣蒜

轿上来马上去

丫环伙计听使唤

韩起祥说：“这是财主家的日子，改得行不行?”

周扬说：“改得好!”

穷汉穷汉

揽工受难

早上是钱钱饭

晌午黑豆捣两半

晚上滚水把肠子涮几遍

提上篮篮满山转

苦菜根根噎着咽

韩起祥又说了一段，说：“这是说穷人的。”

周扬说：“改得好!”

这时候了，韩起祥才问周扬：“你寻我有事?”周扬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娶了那个寡妇。”韩起祥生气了，说：“你把我韩起祥当什么人了?!”周扬说：“这是毛主席说的。”

但是，韩起祥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去找寡妇，寡妇却出事了。寡妇没有经受



住村里人的闲言碎语，要求参加了民工队，随部队去了南泥湾。她在南泥湾挖一孔窑时，窑塌了，被土埋在了里面。韩起祥赶到了南泥湾，扑倒在寡妇的坟上不起来。陪他的人说：“你哭一场吧，哭了心里好受些。”韩起祥没有哭，将探路棍插在坟头，风刮着，棍儿上的两颗铜铃撞得叮叮地响。

从南泥湾返回延安的路上，韩起祥病倒在了双合镇。他歇了八天，却听到了镇上一个婆姨闹离婚的故事。这婆姨先是嫁给了人，却爱上了一个参加了革命的后生，经过了千辛万苦，终于成亲。韩起祥一个晚上编了段说书，就沿途直说到了延安：

对面价沟里拔茺蒿
我男人倒叫狼吃了
先吃上身子上后吃上脑
倒把我老奶奶的害除了
黑了吃来半夜里埋
投明做一双坐轿鞋
吃菜要吃白菜心
寻汉我要寻上个八路军

回到了延安，城里城外相当多的人家在办婚礼，数天里总能听到噼里啪啦的爆竹响，倒纳闷：怎么连续着都是好日子？清早起来，韩起祥往南街“马记羊肉店”去吃杂碎汤，一支迎亲队吹吹打打地就过来，他往路边闪了闪，才站到门面房的台阶上，就听见有人喊：“韩先生，韩先生！”韩起祥等候来人说话，却听旁边有婆姨说：“你喊韩先生干啥呀？”那人说：“我那三女子也要结婚的，韩先生会掐算，选个吉日。”婆姨说：“他才从南泥湾回来，你不知道他的事吗？”那人噢了一下就不言语了。韩起祥便大声说：“我给你算算，但你得请我吃水盆羊肉！”

在羊肉店里，韩起祥问了生辰年月，一边扳弄着指头在心中默算，一边说：“刚才是谁家结婚？”“油坊老三的儿子。”“老三的儿子不是还小着吗，老三看着别人抱孙子也急啦？”“他儿子这次要去黄河那边的山西去。”“山西去？”韩起祥忙问怎么回事，弄明白了，原来是在延安的部队定期轮换着去各抗日战区，这次山西吕梁山那儿有战事，北边还要攻榆林城，部队上调动的人多，支前队的



数量也多,好多人家就都在出发前给孩子办了婚事。韩起祥嘴里噢噢着,说:“这应该,这应该。”仰了脸,把生辰年月又掐算了一遍。

吃毕了饭,韩起祥去了一趟文工队,文工队也酝酿着组织两个小组,准备着去山西和榆林,韩起祥就要求他也要去,队长不同意,说他眼睛不好,韩起祥说:“那我咋从榆林来的?”队长说:“这是随军哩,不是沿途卖艺的。”两人谈不拢,韩起祥便致气走了,走过一条小巷,狗咬得汪汪汪,他走不过去,旁边一户院门哗啦打开,有人就把他拉进院去,说:“这不是韩起祥吗?”韩起祥说:“我是韩起祥。”便听见上房屋里有嚤嚤哭声。韩起祥便问:“咋有人哭呢?”那人说:“是我新过门的儿媳。”韩起祥说:“才过了门小两口就打架啦?”那人说:“不是的。”上房屋里就走出个后生来,说:“我说吃饱了吃饱了你还是让吃,还没上前线哩倒要我吃死呀?!”后生的爹就骂道:“你给我闭嘴,啥子活呀死呀的话!”后生说:“你来闻闻么,出气都是鸡蛋味!”原来新娘子过门了三天,天天三顿煮了鸡蛋让新郎官吃,煮的吃伤了又炒着吃,炒的吃伤了又蘸着辣子蘸着糖让吃,为吃鸡蛋小两口致气搦嘴。韩起祥笑了说:“没人吃了,我肚子还饿着哩!”新媳妇给韩起祥端了一碗,韩起祥用筷子搅搅,一碗开水里一颗荷包蛋。他嘴唇咂得生响,瞬间说吃完了,将碗放在窗台上,开门就出去了。

韩起祥一走,新娘子把门就关了,说:“这样好了,好过了瞎子!”去窗台收拾碗时,却发现开水是没了,荷包蛋还在,院门外的巷子里是韩起祥弹着三弦在唱:

老麻子开花结疙瘩

八路军家的老婆守活寡

你当了八路军我守寡

革命成功了再回家

这段新书词,三天里传遍了延安城。毛主席派汪东兴给韩起祥送来了一篮子鸡蛋。韩起祥说:“毛主席怎么给我送鸡蛋?”

汪东兴说:“你不是没吃上鸡蛋吗,毛主席要你饱饱吃一顿!”

韩起祥说:“这事毛主席都知道了?毛主席还说啥了?”

汪东兴说:“毛主席说你是艺术家!”

韩起祥说:“你不要走,我要请你吃荷包蛋!”



这一顿，煮了二十颗鸡蛋，汪东兴吃了六颗，韩起祥吃了十四颗，说：“果真吃多了就不香了！”夜里肚子鼓得睡不着觉，起来绕着房子跑圈。

攻打榆林的部队开拔，韩起祥到底还是跟着去了。战士们很热火他，一休息下来就叫嚷着“来一段！来一段”！但战士们老爱听酸段子，韩起祥先是不说，耐不过死缠硬磨，就让放了哨，不要首长知道，便说开了。到了榆林城外，宣传小组站在行军路边表演节目鼓动士气，韩起祥坐在土崩上，弹着三弦说了一段又一段，战士喊：“编个新的！”韩起祥白花花的瞎眼就激烈地眨动，手指头在三弦上一拨，口里的词随即出来了：

麦叶子黄来竹子青

八路军要打榆林城

长枪短枪马拐子枪

胸前还挂个望远镜

一举打下榆林城

一人领一个女学生

师政委骑马刚刚路过，听见了，下了马，把韩起祥叫到一边，骂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韩起祥。”

“知道你是韩起祥！你是来卖艺的吗？”

“我是三弦战士。”

“三弦战士有你这样动员的，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人民谋福利的，不是为自己抢老婆！”

韩起祥被剥夺了随军的资格，打发着让他走了。韩起祥坐在山崩上被风吹着，就从破棉袄的窟窿里掏棉絮子擦眼泪，掏一疙瘩擦了，再掏一疙瘩擦了，脚下的酸枣丛上白花花一片。半夜里，韩起祥背着三弦下了山崩，顺着无定河岸滩走，走了十里，又返回十里，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鸡娃叫着天就亮了。

无定河边是韩起祥的故乡。三岁的时候，娘背着瞎了眼的儿子去投靠舅舅，舅舅不收留，还骂了妹子回全人都难活着你还留这个瞎子干啥？娘背着他在无定河岸上灰沓沓走，天又下了雨，河里起了洪，娘觉得当哥的也骂得对，真不如一死了了，就在雨地里哭了一场，抱着他往河里去，在岸上避雨的苏老泉



瞭见了，硬是过来把他们母子救下。这苏老泉认识高文旺，韩起祥才从此跟了高文旺学说书。无定河是韩起祥的救命河，这一回，韩起祥在一个村庄口的麦草垛里睡了一觉醒来，没想到远处竟也传来了一阵三弦声，他走近去，遇见了他的师兄马步云。马步云原本不是瞎子，小时候讨饭让狗咬瘸了一条腿，为了跟高文旺学说书，自己用剪刀剜了自己一只眼，师傅被枪毙后，马步云没有南下，独自在无定河边卖艺。两人见了，抱头痛哭。马步云提议一块去内蒙。韩起祥说：“内蒙人稀少，谁个听说书，寻着饿死呀！”马步云说：“咱可以算命么，大前年我带了一包针，换了二十头羊哩。”韩起祥说：“你说天话，一苗针硬换一头羊？”马步云说：“那里人就这么质问我哩，我说，这一苗针细是细，却是用铁棒磨出来的，还不值一头羊？他们就信了。”韩起祥没有去，他说他还是回延安去，而且要马步云一块跟他去延安。马步云说：“师傅闹红哩，闹死了，说书的就是说书的，我不和官府的、当兵的粘！”韩起祥就二次南下去延安。

一路上，韩起祥当然以说书讨吃喝，弹起了三弦，旧书说着说着就冒出新书来，旁边的人问起延安到底怎么样，韩起祥说延安好，问怎么个好法，韩起祥说有吃的有穿的有毛主席。结果，一大批穷人跟着韩起祥投奔了延安。沿途的人都把韩起祥一段书词又编了歌子唱：

千里雷声万里闪

去了延安红了天

牛走大路虎在崖

不到延安你白活来

毛主席听说了，又接见了韩起祥，说：“韩先生，你可是立了功啊！”韩起祥说：“毛主席，我还立什么功呀，不挨骂就好了！”韩起祥知道骂他的那个政委也在场。政委就说：“韩先生，我以前以为你是个木墩墩，原来你还是个金钟！”

韩起祥第二天再给人说书，开场就加说了毛主席怎样说他是三弦战士，是艺术家，又说了打榆林立了大功的政委也向他道歉哩。

我以前把你当木墩墩

原来你是个金钟

今后我这土不再埋你



让金钟升在空中

有光有亮

有响有声

一九四八年，毛主席离开延安去了西柏坡，韩起祥还在延安留着，住的是毛主席住过的窑洞。窑洞外的那棵枣树结了枣，韩起祥一颗一颗都给毛主席留着。但毛主席再没有回延安来，他进了北京，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韩起祥作为边区的革命干部进驻西安，被任命为西北文联的主任。他的眼睛当然还是瞎子，但已穿上了中山装制服，而且还有一双皮鞋。皮鞋的口沿儿很硬，第一天把脚就磨了水泡，他用棉花垫着。韩起祥上到了西安城中的钟鼓楼上，弹三弦说了一段书。他说：“嗨，我真的很在钟鼓楼上说书了！”

当上了文联主任，韩起祥就组织西北民间艺人要成立个曲艺团，他打电话到榆林，要求当地政府找着他的师兄马步云，一定得用马让他骑着来西安。一个月没有消息，终于有人给韩起祥捎来一信，信是马步云托人写的，只写着七个字：我有野心去不得。韩起祥说：我这师兄是贱命。

机关的人一上班都说：“韩主任！”韩起祥有些不习惯。共产党的会多，韩起祥在会场坐上一半个钟头了，便说：“歇一会吧。”就休会了。干事们说：“来个说书吧！”韩起祥就笑笑地让人去他的办公室拿三弦，仍是在腿上系了竹板儿，一条腿那么踏着打节奏，三弦一响，嘴就张开了。牙齿上粘着一片韭菜叶，秘书过去帮他擦了，说：“主任，咱以后不要随便说书了。”韩起祥说：“为啥？”秘书说：“什么人都起哄着，主任就不像主任了。”韩起祥觉得对，却说：“说了几十年了，梆说憋得慌。”秘书说：“那也得看给什么人什么场合说。”秘书又买了一副墨镜给韩起祥戴上。

韩起祥住的是一所小四合院。院子原本的主人是警察局长的小老婆，收没房产时，吊死在窗棂上。韩起祥的三弦挂在墙上，每晚上老听见三弦在响，点上灯了又没有动静，疑惑闹鬼，买了一刀纸在院子烧了，说：“你走！房子是共产党分给我的！”自后方安闲下来。院子里以前铺着花砖，韩起祥改成了菜地。陕北的沟岔里种向日葵的多，菜地里也种了一片，向日葵苗长出一寸高的时候，半夜里他撒热尿，只说为向日葵施肥的，热尿却把嫩苗儿烧死，只长成独一棵。每天早上，韩起祥在院子里坐，向日葵面朝了东，他就朝东坐着，到了